莫言2020年新作面世:古风长诗道出率直性情

名家追踪

2020年的第二天,《上海文学》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莫言新作《一斗阁笔记(三)》节选。该作刊载于《上海文学》2020年第1期。

新作写了什么?

2019年,《上海文学》曾发表莫言的《一斗阁笔记》与《一斗阁笔记(二)》。

与前两篇"笔记"类似,《一斗阁笔记(三)》仍延续了此前形式,由十二篇作品组成。

《上海文学》在其微信公众号中发布了《老邓之妻》《鸟虱》《盗车铃》《卖驴》四篇短小说。

其中,《老邓之妻》写了部队的故事;《鸟虱》颇具魔幻色彩,是一篇乡土神话;《盗车铃》写了"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经历见闻;《卖驴》则讲了周氏父子卖驴的故事。

莫言的2019:写小说、出国访问、照看卧病的父亲

在《上海文学》2020年卷首语中,上海作协副主席赵丽宏介绍,本期刊发的莫言新作"每篇都值得细细玩味,无论写人记事抒情,都生动独特,让人读而难忘"。

他还在卷首语中写到了自己与莫言约稿的情形:"他去年答应我继续为《上海文学》写《一斗阁笔记》,但稿子迟迟未来,我多次询问,他只是说,在写,正努力。"

记者注意到,赵丽宏还在文中透露了不少莫言2019年在忙的事情:"这半年中,他多次出国访问,还来回奔波照看卧病的父亲,我担心他没有时间写小说。在本期集稿的最后时刻,莫言还是及时发来了这十二篇短篇新作。发稿后,他又多次来信修改,对其中的一些篇章字斟句酌,让我看到一个大作家内心世界的细致、真挚和坦荡。"

古风长诗道出莫言的真率性情

此外,这篇卷首语还显示,已于2019年发布的七言古风长诗《东瀛长歌行》,也在修改后被收入《一斗阁笔记(三)》。

赵丽宏指出,这首长诗"内容非常丰富,上天入地,溯古追今,记东瀛之行,谈书法艺术,忆文学人生,抒赤子情怀"。

而此次被收入《一斗阁笔记(三)》的《东瀛长歌行》较此前有"不少修改和添加的地方"。

赵丽宏认为,诗作中道出了"莫言的真率性情"。他同时也表示,莫言还将继续写《一斗阁笔记》,"打算写一百篇"。"余下的篇章,将在《上海文学》陆续刊发。"

(源自光明网)

网络文学:既要秩序　也要活力

网络文学不是法外之地,必须找到一条既能保护写作者合法权益又能保持网络文学创作活力的道路。

日前,电影《少年的你》热映,引发观众关于原著小说抄袭与否的热烈讨论,"融梗"一词也随之进入大众视野。所谓"融梗",通常是指网络文学创作过程中汇集各方创意,在作品人物设定、故事套路等方面借用他人智力成果的行为。有的创作者倾向于用"借鉴"来解释这种行为,有的批评者则指责其实质为"抄袭",还有不少读者使用专门的文档比对工具"调色盘",可视化地标明不同小说在字句、段落、情节、文风上的相似之处。

其实,类似"融梗""洗稿"等词,此前都是在网络文学读者内部使用的"术语"。随着近年来网络文学影视剧改编与日俱增,网络文学日渐IP化,作品影响力呈几何级数增长,这些词语也开始进入大众文化视野,并且与"抄袭""剽窃""侵犯著作权"等传统意义上的判断对接起来。《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锦绣未央》等热门影视剧播出的同时,有关其原著小说涉嫌抄袭的争论就沸沸扬扬。

"融梗"究竟是不是抄袭,是否应该受到法律惩戒,网络文学界应该如何应对?这些疑问集中凸显网络文学生产传播过程中有关原创与模仿的界定难题。

"原创"是著作权制度的核心概念,和这一概念相连的是现代意义上的作家形象:基于灵感和生命体验,从无到有地进行创作,通过消耗自己的智力劳动,创造独一无二的精神产品。创作被划分为应该得到保护的"原创作品"和不应该得到保护的"剽窃作品",著作权制度也从最初的财产贸易规则转变为有关创作的伦理规则,深度参与对文学价值和写作者价值的判断。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关于"作家"和"原创"的认识,在面对互联网时代的类型文学写作时受到挑战。网络文学生产从发展之初就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模仿和借用,这种现象不能简单理解为法律保护不够到位,在更深层面上是与网络类型文学生产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比如,类型的决定作用。类型套路是网络文学典型特征,包括穿越、玄幻、修仙在内的几十种大类型、不计其数的小类型,是网络文学20年发展的重要收获。类型绝大多数并非由单个作者独立创造,而是由初始设定出发,经由大量写作者前后相继,才得以陆续展开。对网络类型小说来说,由无数文本累积而成的类型是远远高于单部文本的,词藻、结构、思想性不是评价一部作品的核心标准,世界观建构是否新颖、宏大、合理,在本类型内有无突破,才是读者最在意的。一部网络文学作品面世后,很多读者不关心写作者是否完成从无到有的创造,而是聚焦于他是否完成既有类型的接续和延展。

再如,读者前所未有的参与性。网络作家的工作通常不再是"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思",而是归属于一个复杂的交流网络。与人们想象中孤独挖掘内心或者寻找灵感的传统写作不同,网络文学生产仿佛一场在相同时空里不断发生的接力赛,作者和读者之间存在大量互动,写作—阅读过程紧密结合。读者反馈至关重要,读者对创作的参与性也大大增强,作者和读者共同汇聚"创意",实现类型的创造、更新和进化。在这样一种创作机制之下,"套路"和"梗"的反复使用常难以避免。甚至有文化研究者指出,网络文学生产环境更接近于一种数据库式的写作和阅读。作者和读者共享文化数据,对共享元素主动抓取(二次创作)和再创造(原创),新的文本又会再次进入共享数据库,被重新分解、分类和再利用。

对于类型化的网络文学创作,"融梗"只是关于写作资源使用的经验式描述,本身并不具备道德或法律上的贬义,但这不意味着,抄袭是可以容忍的。尤其在商业的背景下,抄袭无疑会带来对创作者积极性最大程度的伤害,并最终伤害到网络文学行业的繁荣。《少年的你》和其他网络文学影视改编作品所引发的抄袭与否的讨论,恰恰提醒我们,作者、读者、从业者和研究者必须正视网络文学特殊的生产机制和阅读机制,充分认识和研究新机制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冲击,在此基础上探索一种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对模仿、抄袭和剽窃的界限有更明确的界定,在创作规范、网站监管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从而保护和激发创造性,正确引导网络文学创作和发展。

网络文学绝不是著作权的法外之地,要真正承担起大众文化源头行业的重任,必须找到一条既能保护写作者合法权益又能保持网络文学创作活力的道路。源于印刷文明的著作权观念和制度,也有必要对互联网时代新型知识生产机制做出积极回应,在产业实践、经验研究和理论建构中共同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文化资源在写作者之间、写作者和读者之间共享和利用的问题,更好促进文学创造。(储卉娟)

前沿观察

仕女图

林风眠,原名林凤鸣,广东梅县人。解放后,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常务理事。是享誉世界的绘画大师,是"中西融合"最早的倡导者和最为主要的代表人,是中国美术教育的开辟者和先驱。作品有《春晴》、《江畔》、《仕女》、《山水》、《静物》等。著有《中国绘画新论》,出版有《林风眠画集》等。

名画欣赏

古诗词中春节乐

春节,是指农历正月初一,又叫阴历年,俗称"过年"。这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春节的历史很悠久。从古到今,一些文人雅士在春节之时都免不了诗兴大发,对春节的民间风俗进行了记述,既丰富了我国传统的春节文化,又为后人留下了富贵的文学财富,今日读来也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欢乐、祥和。

腊月二十三,人称"小年",是春节的前奏。而祭灶,则是小年的主题,为的是送灶王爷上天,在玉皇大帝面前"说好话"。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中收有12岁的谢学墉写的《送灶》一诗,对此做了淋漓尽致地描绘:"忽闻爆竹乱书声,香黍盛盘酒正盈。莫向玉皇言善恶,劝君多食胶牙糖。"民间有人作的《灶君谣》一诗,对人们祭灶的初衷更是表白得一清二楚:"灶糖一盘茶一盏,打发灶君上青天。天宫见了玉帝面,不当言的且莫言。"

举行过灶祭后,便正式地开始做迎接过年的准备。家家户户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打扫卫生,干干净净迎春节,称为"扫尘"或"除残",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明代袁宏道所撰的《岁时纪异》中就记载说:"(十二月)二十七日扫屋尘,曰除残。"清代文人蔡云看到家人和邻居扫尘,便以《吴歈》为题对这一民俗进行了描写:"茅舍春回事事欢,屋尘收拾号除残;太平甲子非容易,新历颁来仔细看。"四句诗除对扫尘进行记述外,还流露出扫尘后的喜悦。

春联,古称"桃符"。每逢春节,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被人誉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宋代著名散文家王安石,眼见人们欢度新年的喜庆,以《元旦》为题拈来一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短短四句,明丽欢快的诗句情景交融、有声有色,生动地反映出诗人致力改革的坚定信心,读起来给人一种宏大的气势,不愧为千古绝唱。人们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墙壁、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或在窗户上贴上窗花,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

放爆竹,作为民间春节时的一项习俗,最早是为了驱吓危害人的山魈,用来避邪祛灾。这一点从宋代诗人刘敞的《爆竹》一诗中可以看到:"节物随时俗,端忧见旅情;土风犹记楚,辞赋漫讥伦。烈火琅玕碎,深堂霹雳鸣;但令休鬼瞰,非敢愿高明。"而南宋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除夕》则记载:"是夜,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于外,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这就是说,除夕之夜,人们除燃放爆竹以外,还要"团坐守岁"。梁朝徐君倩在《共内人夜坐守岁》一诗就从多个侧面反映了1400多年前人们在除夕之夜欢乐待晓的情景:"欢多情未极,赏至莫停杯。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帘开风入帐,烛尽炭成灰。勿疑鬓叉重,为待晓光摧。"而唐朝诗人张说的《钦州守岁》一诗,则再现了那些因公务在身,或因其他原因而不能与家人团聚的远方游子在除夕之夜守岁不眠的思乡之情:"故岁今宵尽,新年明旦来。愁心随斗柄,东北望春回。"

新年的第一天,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新衣,出门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六中描写北宋汴京年节时云:"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相互庆贺。"不过,由于旧时士大夫交游广,若四处登门拜年,既耗费时间,也耗费精力,很难登门遍访,即使登门有时也见不到友人,因此大多采用名帖投贺。即派仆人拿一种用梅花笺纸裁成二寸宽、三寸长,上面写有受贺人姓名、住址和恭贺话语的卡片送往友人之家,这种卡片称为"飞帖"或"名刺"。宋代周辉在《清波杂志》中就记载说:"宋元佑年间,新年贺节,往往使用佣仆持名刺代往。"明代杰出画家、诗人文征明则以《贺年》一诗对此进行记述:"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蔽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憎嫌简不嫌虚。"今人春节赠送贺年片、贺年卡,便是这种古代互送飞帖的遗风。

总之,春节是个欢乐祥和的节日,其节日的热烈气氛不仅洋溢在各家各户,也充满各地的大街小巷,甚至许多海外华人聚居地,一些地方的街市上还有舞狮子、耍龙灯、演社火、游花市、逛庙会等习俗,游人满街,热闹非凡,盛况空前,直要闹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过后,春节才算真正结束了。

(袁文良)

诗词鉴赏

2019年十大语文差错

2019年12月25日,《咬文嚼字》编辑部公布2019年十大语文差错。《咬文嚼字》编辑部一直以来遵循典型性、新闻性、广泛性这三个标准进行年度评选,想以这种方式,吸引社会的广泛关注,最大程度地激发人们规范运用语言文字的意识,唤醒人们对母语的敬畏意识。

一、足协致歉声明中的成语误用:以"差强人意"表示让人不满意。2019年11月,中国男足在世界杯预选赛中负于叙利亚队。赛后,中国足协通过微博为中国男足的糟糕表现向球迷致歉:"中国男足表现差强人意,令广大球迷倍感失望,中国足协对此深表歉意!"其中误将"差强人意"当作"让人不满意"用了。差(chā):略微;强:振奋。"差强人意"表示大体上还能使人满意。

二、明星微博中的知识差错: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当成孔子的话。2019年11月,演员李小璐和贾乃亮宣布离婚。随后,李小璐发微博称自己是一个"普通女人",还说"孔子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已有辞书收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条目,用例大约出现在明清时期,意思是:常人不是圣贤,谁能不犯错误?其出处可追溯到《左传·宣公二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一语。

三、干支纪年中的用字错误:"己亥"误为"已亥"。2019年是农历己亥年,"己亥"在使用中常被误为"已亥"。干支是天干和地支的合称。天干中有"己"没有"已",干支纪年中只有"己亥"年而没有"已亥"年。还有将"2019年己亥年"误为"2019年乙亥年"的。干支纪年中确实有"乙亥"年,但2019年不是。

四、科技新闻中的词形错误:"挖墙脚"误为"挖墙角"。2019年8月,华为发布操作系统"鸿蒙",并许诺了众多优惠,力邀安卓应用程序开发者为鸿蒙效力。媒体一时调侃:这是在"挖安卓的墙角"。其中"墙角"是"墙脚"之误。墙角是指两堵墙相交接所形成的角;墙脚则指墙基。墙角被挖开对墙体损害有限,但墙脚被挖整堵墙就会坍塌。因此,汉语词汇系统中有"挖墙脚",而无"挖墙角"。"挖墙脚"即拆除墙基,比喻从根本上加以破坏。

五、影视新闻中的用字错误:"主旋律"误为"主弦律"。2019年国庆期间,《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三部主旋律影片集中上映,获得广泛好评。相关新闻中,"主旋律"常误为"主弦律"。"旋律"通常指若干乐音经过艺术构思而形成的有组织、有节奏的组合;"主旋律"指多声部音乐作品中的主要曲调,现在也用来比喻基本的观点、主要的精神。"旋律"不能写作"弦律","主旋律"也不能写作"主弦律"。

六、经贸新闻中的不规范用字:"鲇鱼"误为"鲶鱼"。2019年11月,美国确认中国鲇鱼监管体系与美国等效,中方表示欢迎。相关报道多将"鲇鱼"误为"鲶鱼"。鲇鱼,头扁平,口宽大,体表无鳞,多黏液,过去也作"鲶鱼"。2013年《通用规范汉字表》公布实施,确定"鲇"为规范字,而其异体字"鲶"未收入表中。此后,将"鲇鱼"写成"鲶鱼"就是不规范的了。

七、司法新闻中的词语误用:"不以为意"误为"不以为然"。2019年10月,大连一名10岁女孩惨遭杀害,凶手蔡某因不满14周岁,依法不追究刑责。有媒体报道:蔡某行为素有不端,其父母虽有察觉却"不以为然",未加严管,最终导致恶性事件。其中"不以为然"是"不以为意"之误。"不以为意"指不把事情放在心上,表示不重视;"不以为然"指不认为他人是正确的,表示不同意。父母不重视孩子的不良行为,应用"不以为意"。

八、环保新闻中的用字错误:"禁渔"误为"禁鱼"。2019年年初,多部委联合印发《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对长江流域分阶段实施禁捕做了规定。在相关报道中,部分媒体把"禁止捕鱼"说成"禁鱼",混淆了"鱼"和"渔"的区别。"鱼"是名词,即鱼类;"渔"是动词,即捕鱼。"禁渔"是为了保护渔业资源,在一定时期或一定水域内禁止捕捞,不能写成"禁鱼"。

九、波音坠机事件中的用语错误:"令人堪忧"。2019年3月,埃塞俄比亚一架波音737-8飞机发生坠机空难,举世震惊。不少媒体报道:波音飞机的安全性"令人堪忧"。"令人堪忧"是病态结构。"堪"指值得;"堪忧"指值得担忧,意即令人担忧。因此,可以说"波音飞机的安全性堪忧",也可以说"波音飞机的安全性令人担忧"。但是,将"堪忧"与"令人担忧"杂糅成"令人堪忧",是错误的。

十、外交新闻中的词语误用:"令人不齿"误为"令人不耻"。对于美国无端挑衅的"霸凌主义"行为,我外交部发言人曾用"令人不齿"一词予以抨击。相关报道常将"令人不齿"误为"令人不耻"。"齿"本指牙齿,引申指并列;"不齿"指不与同列,表示鄙视。"不耻"指不以为有失体面,如"不耻下问"。对美国的挑衅行为表示鄙视,应用"令人不齿"。"令人不耻"是根本说不通的。

咬文嚼字

美文欣赏

作家笔下的雪

冰心说,"我永远喜欢下雪的天",然而现在冬天比往年暖和多了,北方也很少下雪,即使下雪,也不能出现"小孩站在雪里露不出头顶"(萧红)的那种大雪了。幸好我们还可以借助作家的文字感受雪的魅力。

"雪不像雨,它不曾点滴凄清、愁损离人;也不曾挟风掠阵、铁马冰河;更不会敲着窗棂、打着芭蕉、拍着梧桐;而是轻轻悄悄地,在你毫不知觉中,铺满整个大地"(刘墉),雪的可爱之处在于"它的广被大地,覆盖一切,没有差别","朱门与蓬户同样的蒙受它的沾被,雕栏玉砌与瓮牖桑枢没有差别待遇。地面上的坑穴洼溜,冰面上的枯枝断梗,路面上的残刍败屑,全都罩在天公抛下的一件鹤氅之下"(梁实秋)。

石评梅在雪夜里逛过北京城,"过顺治门桥梁时,一片白雪,隐约中望见如云如雾两行挂着雪花的枯树枝,和平坦洁白的河面","城墙上参差的砖缘,披罩着一层一层的白雪,抬头望:又看见城楼上粉饰的雪顶,和挂悬下垂的流苏","过了宣武门洞,一片白地上,远远望见万盏灯火,人影蠕动的单牌楼,真美","伟大庄严的天安门,只有白,只有白,只有白,漫天漫地一片皆白"。孙福熙还见过北京的春雪,"我愿在多雪而雪不易消融的北京等候他。可是,等候着等候着,我爱的雪还是没有来",正当他"决计抛弃对于雪的想望,全副精神地等待春色"时,春雪却来了,"我到中华门面前,大的石狮上披着白雪,老年人怕雪而披雪兜,他却因爱雪而披上雪做的兜。他张了嘴不绝地笑,谁说只有小孩是爱雪的?"。

在老舍的眼里,济南的冬天下点小雪最妙,"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小髻儿白花,好像日本看护妇。山尖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儿白,一道儿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

不过,在北方,要想去看真正的雪世界,只有去东北,"从冬到春,雪是永远不化的。下了一层又一层,冻了一层又一层。大地冻成琉璃板,人在上边可以滑冰","一片无边的是雪的世界。在山上,在原野上,在房屋上,在树木上,都是盖着皑白的雪层","雪!洁白的雪!晶莹的雪!吱吱作响的雪!我的灵魂好像是要和它融合在一起了"。

北方下雪,不稀奇,江南的雪,却并不那么容易见到。

上海是一个几乎不下雪的城市,"难得上个月上海下了一场雪,雪花漫天飞扬,宛如柳絮鹅毛,飘飘洒洒。极目苍穹,为之心旷神怡。可惜这美景只显现了十分钟,大地还没有粉妆,尘埃尚未冰封,便匆匆猝然而止"(赵清阁),"这里毕竟是上海,仿佛连一点雪的洁白也容不下,一边下,一边融化,只湿润了光滑的地面,一点痕迹也不留。倘在乡下,屋面的瓦楞该盖没了,山该白了头,树该着了花,无际的田畴也必然是耀眼的一片银装了"(柯灵)。

到过西湖的肯定不少,但像钟敬文一样有幸领略过西湖雪景的却未必那么多,"飞来峰疏疏落落地着了许多雪块,冷泉亭及其他建筑物的顶面,一例地密盖着纯白色的毡毯","观海亭石阶上下都厚厚地堆满了水沫似的雪,亭前的树上,雪着得很重,在雪的下层并结了冰块","旁边有几株山茶花,正在艳开着粉红色的花朵。那花朵有些落下来的,半掩在雪花里,红白相映,色彩灿然,使我们感到华而不俗,清而不寒"。

下雪了,如果不出屋子,做点啥好呢?"窗外,北风呼号,雪花乱飘,这时,炉火正红,壶水正沸,恰巧一位风雪故人来,一进门,打打身上的雪花,进入了我的内室,沏上一杯龙井,泡沫喷香,相对倾谈,海阔天空。水壶咝咝作响,也好似参加了我们的叙谈"(臧克家),也是一件美事。在冯骥才看来,"雪夜里的灯光朦胧却分外温暖。有灯光,就有人家,有炉火,有热茶,有亲情,有生活的趣味——有了这些,就不再惧怕漫天的冰雪与世间的严寒。此时,人间的气息便分外迷人"。

而汪曾祺更愿意雪天时走出屋子,"到后园去折腊梅花、天竺果。明黄色的腊梅、鲜红的天竺果,白雪,生意盎然"。

当然最盼望下雪的当属孩子们,他们"毫不计较双手冻得又红又肿,只顾经心经意地堆着雪人,大大的头,长长的胳膊,也许是短短的腿。或者是握一支打狗棒,或者是手提一只旱烟袋,脸上的眉眼鼻嘴,则是用烧过的柴灰抹出来的轮廓,四不像,却能引得人们看见之后哈哈地大笑一场"(李辉英)。

雪总是要融化的,化得满地雪泥让人心烦,但迟子建却偏爱这浑然天成的泥泞,当她走在农贸市场的土路上,"泥泞中的废纸、枯草、烂草叶、鱼的内脏等杂物若隐若现,一股腐烂的气味扑鼻而来。这感觉当然比不得在永远有绿地环绕的西子湖畔,撑一把伞在烟雨蒙蒙中幻想来得惬意",但它"仍然能使我陷入另一种怀想——想起木轮车沉重地碾过它时所溅起的泥珠,想起北方的人们跋涉其中的艰难背影,想起我们曾有过的苦难和屈辱,我为双脚仍然能触碰到它而感到欣慰"。

我们和张炜一样,祈祷着"下雪吧,下雪吧",可雪总不来。不过,即使盼不来雪,我们还可以"给自己的心房来一场白蝶飞舞般的瑞雪","那些雪花可能是亲情、友情、爱情的回味,可能是童年往事的追忆,可以是生命历程中许多琐屑却璀璨的闪光点,可以是唯有你自知之明,或者竟暧昧莫名的某些隐秘情愫"。

(源自光明网)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